東華錄

東華錄卷之十七

湘源蔣良騏千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正月

諭大學士等興永朝前請丈量湖南田地有累于民否治國之道莫要于安民或有不肖州縣將田地盡未丈量輒稱餘田加賦者亦未可定安有加增田賦而全不累民之理著湖廣總督吳琠詳察具奏 二月貴州巡撫閻興邦奏黔南人文繁盛請依廣西鄉試解額取中三十名又疏言黔省蕞爾會城附郭新貴貴筑二縣雖各有職掌至于

編甲捕盜通行案緝等件奉文轉發不得不由縣互行一事而受兩番約束民多未便每以勢逼權分推委貽誤請致新貴縣併入貴筑縣再黔處萬山中名為一站險實千般各屬遞程隔二三日或三四日不等一遇缺員附近州縣在衛者既離舍已從人其偏僻之區深箐窮谷苗蠻出沒刻難其員又虞鞭長莫及請于貴陽府添設通判一員差委可以迅行署缺亦無曠兼顧實于吏治有裨均下部議行　兵部疏劾正紅旂滿洲都統建威將軍不收八旂撥送馬匹致糜錢粮得　旨革職　賜侍讀陳元龍

御書鳳池艮彥額並　御書一卷　厄魯特噶爾丹遣
使入貢疏言使臣馬迪被害不獲詳知難于覆奏所云約
地會盟之事俟後奏聞請將喀爾喀七旂發回故土澤卜
尊丹巴及土謝圖汗二人亦仍照前奏
上賜物責之且云嗣後若仍怙非不悛蔑視前諭永勿許
上疏遣使貿易
太和殿興工　兩江總督范承勳疏言江西有漕糧四十
八州縣除南昌新建二縣外餘皆地處山僻須小船載來
至省交兌糧艘向係民貼腳費官爲解運嗣因州縣恐涉

私派將此載入賦役全書康熙二十六年經禮臣題參各
省並無支給腳價以違例照數扣追今十載無一報完者
若官賠則官已數更民賠又原係民出豈可償令賠補若
將腳價停給則僻處州縣之漕更慮遲誤請免追賠以後
仍聽支給部議不准得　旨如所請行　三月承勳又疏
言江南下濕倉穀易黴請將江蘇安徽等州縣捐積倉穀
于每歲青黃不接米貴時以七分貯倉備賑三分平糶秋
收以糶銀買穀還倉遞年出陳易新又言江南財賦用天
下州縣催征不易舊例按征催官照原參分數處分嗣後

計積完多寡為輕重如原叅欠二分今已征完一分即改照未完一分例議處原叅欠一分今以征完七八釐即改照未完不及一分例議處又言江寧駐防滿漢官兵歲需糧十六萬四千餘石于南屯米內撥解不敷照時價折給但各屬征解南米在秋收後而月糧自正月起支急之則民苦預輸緩之則兵虞乏食至改折之銀亦須二月開征俟解到採買已在四五月間而正二月糧無措請將安徽所屬捐積倉米提解十六萬充江寧現年兵餉其秋征南米留作不干之用自此得先征後給遞年相因庶一應接

不敷之患更請將捐積倉米提十萬石存貯省倉值米貴時減價平糶又言江蘇額征銀每歲三百餘萬今各年未完多者二十餘萬少者十萬有奇按額計算每歲所完已在九分以上逋欠多係貧瘠下戶再漕項錢糧自康熙十八年後積欠甚多新舊同征民力難應請將蘇州屬縣及安徽屬六安壽州合肥靈璧虹縣積欠地丁漕糧分年帶征以紓民力疏均下部議行　免山西河津滎河二縣本年水衝田畝額賦　四月初六日山西平陽府屬臨汾等十四州縣一衛地震房屋倒坍人民損傷尋停收本年錢

頫遣大臣賑卹壓死大口給銀二兩小口七錢五分無力
修屋者每戶銀一兩　免福建閩清二縣三十三年水災
額賦　五月以盛京遇旱命內閣學士嵩祝同侍郎珠都
納往會將軍等支海運存貯米萬石散給貧民以萬石平
糶回京
上問盛京各處田禾嵩祝奏上下不等盛京比年失收今
歲雖曰有秋難支來歲
上曰盛京貯米幾何若散賑可支幾月嵩祝奏臣等往賑
五十日所用不至二萬石今天津海口所運及錦州積貯

共十二萬石若以賑濟可支六七月
上曰海運有定時其令來歲再運尋命甯祝同珠都納往
開原等處給散兵米
諭曰將軍等請給米但言兵丁而已其　陵上執事人及
衆百姓並不言及此皆朕赤子可一併散給甯祝奏臣等
前次散給正當其乏之時故計口月給倉米一斗五升今
總發數月給一斗足矣
上曰照前給一斗五升勿減省可給至來歲四月甯等親
加覆散　六月總漕王樑疏叅贛州衛千總楊秦等于借

船裝帶貨物搜出情由
上諭王樑將漕船所載貨物盡行搜出棄置河岸所行甚
暴從來未嘗禁帶貨物而漕運並未遲誤今王樑禁止而
漕船至今未到裝帶些微貨物于事何妨王樑不但暴戾
凡事執拘宜令解任　七月噶爾丹遣使上疏仍如前奏
下勅責之　八月
上巡塞外　西安將軍博濟報噶爾丹屬下回子塔什蘭
和卓等率五百許人過我三岔河汛界總兵潘育龍擒解
前來請皆拘留俟得噶爾丹確信再行遣回從之　先是

京城預備大兵派爲三隊至是

上諭曰聞噶爾丹將從嘉峪關外過哈密之南順克魯倫及額齊內河往投達賴喇嘛果爾此機斷不可失三隊兵應作速啟行尋令副都統阿蘭達自甘州回西安將軍博濟回寧夏確探擇便以行　先是密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曰噶爾丹人極狡猾朕欲發兵恐彼聞風遠遁兵撤則又復來今噶爾丹遺爾書可藉此遣人語云我科爾沁十旗俱附爾爾可前來誘至近地于時朕親統大軍風馳電擊斷可滅矣至是沙津來朝遣侍郎西某同往密授

說之之計　尚書班迪報送文兵報俱回至巴爾察罕遠
遁厄魯特兵沿克魯倫河屯聚甚衆
上命增發兵一隊　安北將軍伯費揚古奏臣親率大兵
往同于部落蘇尼特等處駐劄相機征勦　九月
上回宮　噶爾丹擾喀爾喀遊牧
上命調蒙古各扎薩克兵以鄂克濟哈現赴汎界所有蘇
尼特阿巴噶阿巴哈納爾各部兵命領侍衛內大臣索爾
圖偕鄂克濟哈前往收集各駐要地偵禦　免直隸順天
保定河間永平四府康熙三十五年地丁銀米　十月以

噶爾丹肆掠納木札爾陀音派西安寧夏滿漢兵從西路進京師兵從中路進乘雪而行俟到彼時寨草發青可以前進　發沙木巴藏青海爾根濟農並附近喀爾喀諸台吉之兵于諸處防守　班廸報遣人至克魯倫河探得噶爾丹在巴格穆爾布爾哈蘇泰度冬候雪後乃行約二百戶駱駝牛馬千餘絕無羊羣甚窮蹙

論議政大臣飭兵預備設彼于歲冬妄進即行勦滅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免宣化府龍門等縣三十四年三十五年額賦以霜災故也　以山西平陽府地震

詔赦天下

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丙辰海

上親征厄魯特噶爾丹六軍啟行

命內閣學士陶岱以海運至盛京之米給散科爾沁之貧

乏者　先是噶爾丹自烏蘭布通敗遁後仍侵掠我屈服

之喀爾喀濟農人巴顏烏蘭之地

上密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遣人約之噶爾丹果沿

克魯倫河而下掠喀爾喀納木札爾陀音遂踞巴顏烏蘭

因命安北將軍伯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從歸化城進發

揚威將軍覺羅舒恕西安將軍博濟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由鎮彝取昆都倫一路俱于二月二十日前後起程（此皆西路）上自統中路大兵出獨石口將軍薩布素統盛京寧古塔黑龍江科爾沁兵沿克魯倫進（此東路）三月辛未由青城駐蹕滾諾爾遇雪從官及軍士服物由車運者及暮不至時一等侍衛海清從

上命海清以馳載既至之內府帳房及食物柴炭分賜令栖息舉火海清尋復奏言軍士因衣服沾濕寒冽殊甚且未得炊食者多得蒙頒給帳房食物柴炭衆皆欲躍加慶

更生
上又諭曰馬又畏寒其瘦者猶可無恙肥者或致凍斃宜
順風馳二三里許令人圍繞之使氣息漸溫則無妨矣可
傳諭衆知之　四月二十日巳巳
上駐蹕西巴爾台　先是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言四月二
十四日可到土喇二十七日可到巴顏烏蘭是以中路大
兵振旅安行期西路兵兩路夾進至是哨探人同言厄魯
特實在塔爾幾爾濟而費揚古奏至乃云于四月初八日
至翁金口東進兵初十日自烏蘭厄魯幾起程與將軍孫

思克博濟一路前進計本月三十日可至土喇阿喇克山之西克勒河朔地方來月初七可至巴顏烏蘭　五月丙辰朔

上駐蹕拖陵布喇克遣使同厄魯特所獲四人賫勅書賜物諭噶爾丹　我使同偵知噶爾丹所在　壬戌

上躬率兵前行諸軍以次進發抵克魯倫河噶爾丹知

聖駕親來大驚盡棄廬帳器械逃去甲子

上親率前鋒兵窮追噶爾丹倉皇遁走沿途遺棄器物丁卯命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喀爲平北大將軍領兵追勦

上班師駐蹕克勒河朔　癸酉費揚古提督王言軍至昭莫多噶爾丹率賊萬計逆戰自未至酉大敗之勦殺三十餘里斬首二千餘級俘獲無算殺噶爾丹之妻阿奴及賊渠甚衆噶爾丹引數騎逃出　六月初九日癸巳

上還宮明日行慶賀禮　兩江總督范承勳疏言官兵遇閏添支之糧江寧駐防于上下兩江協解京口八旗二營並水師三營于鎮屬漕糧截留不敷照例折給查江安蘇松兩道漕項現有截存米足敷支給可免採買截留之類

下部議從之　范承勳又疏江寧知府施世綸輿情愛戴

請在任守制御史胡德邁特疏應行離任部議解任同籍丁母憂 御史阮爾詢疏言我
皇上御極以來如天覆育罔不率俾乃冥頑如噶爾丹自外生成致
聖主赫怒躬董六師親臨朔漠恩威遠播算無遺策蓋自啟蹕以迄回鑾往返一百日之內跋涉五千里而遙迅奏膚功丕揚神武爲從古帝王所未有請宣付史館敬述方畧勒成一書布之中外傳示無窮 詔下禮部翰林議如所請 七月命內閣翰林院等官修平定朔漠方畧 御

史龔翔麟劾奏吏部擬補擬選人員先後互異單月府州縣鈌歷歸雙月河工咨留人員或准或否高下其手尚書熊賜履竊道學虛名負　恩溺職應與久任吏部之侍郎趙士麟嚴加處分得

旨吏部回奏後下都察院察議尋議以回奏含糊自相矛盾尚書熊賜履庫埒納侍郎趙士麟彭孫遹並應降三級調用

上命從寬留任　兩江總督范承勳請以省倉米十萬石賑淮揚徐災民復請借京口留漕鳳倉存多撥賑得　旨

允行　九月遣官送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及其子額不克蘇不唐歸國初阿卜都里什特爲噶爾丹入拘及噶爾丹敗始脫身來歸　上賜銀幣遣歸葉爾羌　先是以黃淮交漲遣員外郎偉奇閱黃河水勢至是回奏中河北岸之堤未遭水患其水已減六尺

上諭大學士等曰向朕進科中河北岸之堤最爲緊要因命靳輔于成龍加意修治是以雖遇大水得無妨害歷年之水無有大于今歲者此番無害似可永固黃河之水從雲梯關入海雲梯關沙漲壅塞水每爲其所阻以致退流

衝決今將淤泥挑濬河道加深所以水得通渡其利普矣

厄魯特格壘沽英塞桑等遣使請降

上巡行北塞經理軍務　壬申啟行　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報副都統祖良璧等敗厄魯特丹濟拉于翁金　辛巳京師地震　十月

上駐蹕歸化城　厄魯特降人言噶爾丹于九月二十二日從枯倫百爾齊爾向哈密而去

上諭乘此機會作速勦滅着大兵即由內地前往　十一月厄魯特布達里來降奏稱噶爾丹現存千餘之兵食用

困之遺散及凍餓死者甚多又火藥軍器遺亡殆盡其塞桑諾爾布亦卽日率衆降矣未幾果來降　戊辰京師地微震　冬至遣噶爾丹使入格壘沽英還賜之勅諭令親身來降　先是噶爾丹遣使納欵至是遣還　是日班師駐蹕黃河西界薩爾虎拖會　十二月二十日壬寅

上還宮

康熙三十六年正月

上欲駐蹕石衛易子遣調擇吉二月初六日辰時出師

諭理藩院尚書班迪等今觀噶爾丹勢甚窮蹙天與不取

坐失事機應撥兵預備今次出兵亦分爲兩路兵各三千
尋議每兵二名從僕一人給馬五匹四兵合爲一伍帶百
日口糧　駐札肅州副都統阿蘭達疏報擒噶爾丹之子
塞卜騰巴爾珠爾于哈密之地　　諭撫遠大將軍伯費揚
古知之　兩江總督范承勳河道總督董國安等疏言會
勘河道自永安以至邳宿二州縣關王廟一帶亟宜修築
得　旨依所奏速行修理雲梯關乃海口要地此處淤沙
深濬則黄河入海不致阻滯總河每年遣才能河官專理
毋使稍有壅塞

上諭大學士等朕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現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后預政以臣凌君等事但其末年壞於宦官耳且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並不以前人輒譏亡國也惟從公論耳今編輯明史著將此諭增入明史敕書內　二月壬午朔欽天監預奏日食分數　諭曰日食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事也若庸主則委諸氣數矣本年水潦地震今又日食意必陰盛所致豈可謂無預于人事乎可諭九卿如有人事應改者悉以奏聞　丁亥

上巡兵寧夏出德勝門駐蹕昌平州壬寅
上駐蹕榆林村前桑乾河崖奉差達賴喇嘛理藩院主事
保住同以第巴疏呈奏
上曰朕閱經史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横自漢唐宋至明
俱被其害而克宜戚蒙古并令歸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
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瘡瘍方用針
灸肌膚無恙而妄尋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亂則聲
討治則撫綏理之自然也自古以來好勤遠畧者國家元
氣罔不虧損是以朕意不以生事爲貴達賴喇嘛蒙古尊

之加佛第巴者卽代達賴喇嘛理事之人噶爾丹叛逆皆第巴之故因朕嚴頒諭旨第巴懼悉遵朕諭自陳乞憐畏罪矢誓此亦敬謹之至矣達賴喇嘛身故朕已悉知今第巴云遣尼麻唐胡土克圖前來代彼密陳其情想到後必奏明達賴喇嘛已經身故懇朕爲伊掩飾第巴旣加此奏懇事亦可行卽此可以寬宥其罪第巴必感恩而衆蒙古亦歡悅矣　三月尼麻唐胡土克圖至京密奏達賴喇嘛身故已十六年再生之小達賴喇嘛已十五歲乞爲隱諱　丁丑駐蹕寧夏命昭武將軍馬斯喀等窮追噶爾丹尚

祗恭賛軍務　閏三月乙未
上自寧夏往白塔是日啟行　四月甲子御丹泊布古圖
大將軍伯費揚古報閏三月十二日噶爾丹至阿察阿穆
塔台飲藥自盡丹濟拉等攜噶爾丹尸骸及其女鍾齊海
來歸　大臣請行慶賀禮
上曰噶爾丹之死乃天所助宜先謝天尋丹濟拉奏噶爾
丹尸已焚命大將軍驅遣其女速來　五月乙未
上回宮　給事中鄭昱條奏平定噶爾丹慶賀大禮須詔
款項

上曰凡頒赦詔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自古不以頻赦爲善政者以其便于惡人而無益于善人也鄭昱妄以詔款陳奏念係言官特從寬宥着大學士嚴飭之　禮部題平定噶爾丹武功告成應遣官祭告加上徽號命史館編輯平定北寇方畧

上曰喀爾喀厄魯特原皆納貢之國因構釁致兵爭噶爾丹曾破回子中之薩馬拉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葉爾欽哈思哈爾賽拉木吐魯番哈容諸國乃習于戰鬭之國喀爾喀焉能抵敵是以欵塞來歸其時若不允其所附必

諭入厄魯特亢之噶爾丹必假此搆難凡此皆經熟籌非
漫然受納也噶爾丹假索取喀爾喀為名犯我邊境尚書
阿喇尼迎戰于烏爾會之地我師大北噶爾丹乘勢直抵
烏蘭布通距京師未及七百里斯時適朕躬以違和還京
左翼軍雖能勝敵而右翼軍不能制勝大臣而下至軍士
陣亡被創者甚衆噶爾丹亦自知無濟歸路遭疫得還者
卜多者約不過數千人耳當是時即預知其必稱兵報復
六年以來烏蘭布通之役時厪朕懷正經理武備之時噶
爾丹果復舉兵寇掠喀爾喀之納木札爾布扎于克魯倫

之地朕詔武臣三品以上咸陳方畧舉朝皆以爲難其言
當討者不過四人朕以爲斷當急圖遂祭告
天地
宗廟我師所至
上天佑助無水之地而靈泉湧出不毛之地而庶草蕃蕪
事悉稱意今西北永寧其不致蒙眷者郎孝矣諸典禮俱
依議行徽號不必上　六月以丹濟拉往投策妄阿喇布
坦命阿蘭達撤噶斯口兵回留兵馬暫駐布隆吉爾等處
探聽聲息并敕内大臣索額圖大將軍伯費揚古將軍馬

思喀等從鄂爾多斯興路而歸侍郎滿丕將軍舒恕俱著
回來 命大學士伊桑阿等纂修平定朔漠方畧 尋馬
思喀等言鄂爾多斯路遠仍率兵自鄂多里經歸化城之
路進張家口 七月以太和殿成遣官祭告 天地 宗
廟 社稷
上巡幸塞外 九月駐蹕汗特木爾達巴漢降人厄魯特
台吉丹濟拉至授散秩大臣安插張家口 丙午
上還宮 十月
上諭宗人府禮部嗣後八旗宗室子弟有能力學屬文者

應與滿洲諸生一體應試楊家瑨中 策妄阿喇布坦擒送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並其弟孟克里至戮誅之 十一月癸巳京師地微震

康熙三十七年正月丁亥朔 癸卯

上巡幸山西五臺山啟行 二月戊辰

上回宮 工部議覆漕督桑額等會勘開濬下河條奏一高郵湖之水勢宜分一車兒埠入海之水口宜開一丁溪入海之日宜通一小海場入海之口宜閉一草堰場減水之閘宜增一運河之水勢宜分應令將各項工程估計具

題從之　上以朝鮮告饑籲請于中江開市貿谷命吏部侍郎陶岱運米三萬石往朝鮮以萬石賚之二萬石平糶尋陶岱疏言臣于四月進中江將賞米萬石分賑其二萬石交戶部侍郎貝和諾監視貿易國王李焞具表章下所司　御製海運朝鮮紀其事　吏部推廣東按察使員缺以甘肅西寧道劉殿衡擬正雲南糧儲道張仲信擬陪上簡擢陪推之張仲信

諭獎劉殿衡曰爾在西寧居官甚好內外百姓俱爲稱揚遇布政使缺即當擢用尋授江蘇布政使．四月

上諭大學士等廣東海關收稅人員搜撿商船貨物概行徵稅以致商船稀少關稅缺額且海船亦有自外國來者如此瑣屑甚覺非禮著減額稅銀三萬二百八十五兩著爲令　雲貴總督王繼文疏督魁山賊首擦捏等劫掠村堡弩傷新摺營守備張廷柱臣會同臨元總兵王洪仁遣發流土官兵勦撫追斬賊首擦捏餘衆奔潰下部議山林小賊例不敘功　特旨魯魁賊衆盤踞有年官兵勦殺可嘉仍予議敘　五月雲督王繼文疏魯魁一山與哀牢相接綿亘千餘里今賊首擦捏雖滅餘黨猶存新摺一營孤

懸賊窟請設汛增兵彈壓要害查江內幔千塅乃新平縣
境適中之地應撥千總一員帶兵二百名駐防江外增設
四汛舊哈跨果二處各增兵一百名大口增兵五十名哀
牢山坡之三家坡將九江協所管兵內抽調一百名撥把
總一員防守仍歸該協管轄臨元鎮原設陽武壩一汛就
近歸人新增營添設參將一員原設守備改作中軍又野
賊非往新元即奔楚景楚姚一鎮最為緊要查援勦兩協
乃策應之師各撥千總一員各帶兵二百名一駐南安州
界牌一駐景東府屬都貢令防守　又疏貴州水西宣慰

使安勝祖大為彝民之患今已病故請將土司停襲所屬地方改歸大定平遠黔西三州流官管轄部議均如所請行　七月初七日京師地微震直撫于成龍言霸州等處挑濬新河已竣乞賜河名並勅建河神廟得旨賜名永定河建廟立碑　工部議覆漕督桑額估計開濬下河應准行令九卿并淮揚等處人之在朝者確議具奏尋九卿奏淮揚人俱言開濬下河誠為有益然此事關係甚重應令漕督會同總督巡撫確議具奏從之　八月策妄阿拉布坦遣使同我使臣內閣侍讀學士拉錫等來

獻葛爾丹骸骨

上命置京城外懸掛示衆　十二月副都御史吳涵言編修檢討等員陞轉壅滯應酌量變通編修照李濤付揖之例外補一二人少詹講讀學士等官照王士正徐潮顧藻王九齡之例以京堂各衙門調補一二人奏

上諭大學士曰覽吳涵奏翰林官壅滯所奏極是翰林官員係進士選拔者教習三年又行考試擇其善者始留衙門不但伊等應陞缺少以致壅滯即滿洲[illegible]皆壅滯其應陞缺出俱[illegible]

尋甚遲此奏　已卿之不必令部議也

東華錄卷之十七

東華錄卷之十八

湘源蔣良騏千之父

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三日癸卯

上南巡閱視河工是日啟行　辛酉

御舟泊張八臘口尚書馬齊侍郎于成龍常綬等勘視河工回奏臣等查勘桑家莊等處挑濬引河建造草壩俱無益應毋庸議惟蝦鬚沙溝及興文閘草壩等處應酌量挑濬部議從之　丁卯

御舟泊流渰潤　戊辰

上閱視黃河以南高家堰歸仁堤等工回至清江　三月
原任左都御史郭琇迎　駕于德州　庚午
上奉
皇太后舟渡河　壬申駐蹕淮安府　丙子駐蹕揚州府
癸未至蘇州府　辛卯至杭州府　戊戌
上回鑾諭大學士阿蘭泰等曰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爲
吳江令居官甚善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
授爲湖廣總督令馳驛赴任琇既至以黃州武昌二府屬
兵米二萬七千有奇運給荊州鄖陽諸汛地隔千餘里歲

費輓輸不貲疏請改爲折色江夏等十三縣有故明藩產田粮賦重數倍民粮復請照民粮一例起征江夏嘉魚漢陽三縣瀕江地畝積歲水嚙土修有賦無田並請豁免地租三百餘頃得旨允行　六月戶部左侍郎田雯右侍郎席伯赫疏言收買廢錢奸商射利多買紅銅小錢交爐搀鑄多耗請停止收買令民間家有廢錢自行銷燬違者治罪從之

上以于成龍所繪河圖示大學士等曰今四海太平最重者治河一事朕前巡視知水之不治由洪澤湖水勢甚大

既不能洩又加黃河運河兩水合併勢愈浩瀚以致泛濫昔時原有歸仁堤逼為捍禦此法最善今已淹沒不可考靳輔則築減水壩名為減水而四處奔瀉漂決甚多彼但顧上河而不顧下河水何以治朕意惟有導河稍北使彼不得侵入清水而疏浚洪澤湖使之下流全用清水以刷沙淤如此則水自無不治矣今歲南巡見黃河逼近清口黃水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家堰減水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諸湖流入運河以致下河田地盡被淹沒朕深為軫念又曰靳輔黃安國于成龍但知築堤禦

水至十改河身使北傳清水流通並未言及若不令清水流通雖修築堤岸黃水終至倒灌焉能禦之　八月兩江總督陶岱疏言

聖主南巡省視惟恐民貧艱食截留漕米十萬石照時價減糶之貯十萬石備緩急前因淮揚等處米貴請將留貯米動用四萬石照前減糶荷蒙　俞允今淮揚等處小民仍艱粒食且督修河工人等羣聚需米甚多請將所餘米六萬石照前減價發糶疏入格于部議

特允所請行　十月

諭吏部比年京堂懸缺者多翰林官甚衆陞遷壅滯爾等將現出京堂之缺及翰林官職名一併開列　十一月御史鹿祐疏參順天鄉試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編修姜宸英以賓興之典爲行私之地奉

上諭此科考試不公已極且聞代倩之人亦復混入著將舉人齊集內廷覆試　尋覆試舉人等去留有差又奉

上諭順天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議騰沸著將李蟠等嚴加議處鹿祐題參可嘉

諭大學士等于成龍奏稱清江浦西界黃水高于淮水一

尺淮水高于運河之水七尺運河水高于平地七尺合而
觀之淮水高于運河堤外平地共一丈四尺今惟以濟口
自河之下流注武家墩由淸江浦之北另行改移中間河
身留八九十丈空地兩旁堅築石堤俾淸水暢達此所當
急議者但加堤改移朕恐別有所碍爾等確議具奏尋遣
侍郞常綬查勘回奏云于成龍等言遵　旨改移淸口則
淸水自是易出但水泛時兩邊堤高倘致衝決保護為難
若將高家堰減水壩堵塞加幫修築似有裨益于成龍尋
病故令九卿科道等確議允行　陝西道御史李先復疏

言科場之弊與其既萌而嚴其罰何如未發而絕其根向例會試及順天鄉試內簾設滿漢御史各一員不預衡文之事專察場中情弊嗣經停止後科場往往滋弊應復設以杜弊端下九卿議從之

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吏部議覆湖廣督郭琇疏言臣生父郭景昌削學縣學庠生郭爾標並無妻室何有子嗣伊投充黃宗昌家爲奴閤邑皆知臣伯父郭爾印無子以臣承嗣于康熙十五年正月病故有丁艱呈詞可查不知佛倫何所聞見而誣臣欺君冒認祖父濫膺封典擬以革職追

奪誥命部臣不俟行查遂立時追繳伏乞飭問尋處大學士佛倫供認舛錯是實應將誥命給還佛倫事在赦前應免議從之　四月吏部等衙門會議各省舉人吏部於每年四月十五日考試以知縣用並無去取亦無分職銜大小之處考試無益應行停止俱照中式年分名次註冊挨次選用從之　六月禮部題御史鄭維孜奏冒籍舉人令其自首議准行又貢監回籍考試議不准行

上曰此一事俱著依部議主試惟在于得人耳若謂貢監在京考試必至或生情弊豈令回籍即不生情弊乎部議

不准深爲得宜　給事中湍晉條陳科場積弊總督郭琇條陳學校弊端並下九卿等詳議

上以大臣子弟遇科場考試即中者多詔另編立字號不致妨孤寒進身之路時九卿議上命錄示巡撫李光地彭鵬及總督張鵬翮郭琇　諭曰四臣皆持行清廉李光地爲學院時官聲最好令閱九卿等所議果否得當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遠可守各抒己見具奏尋李光地疏言

皇上垂念大臣官員子弟夤緣倖進恐妨貧寒之路特諭另編字號均數額收仰見天地無私不遺側陋洵足永遵

遵守至點名授卷後即入號房不許出號行走及踰牆混亂似應如所議以塞弊端者也臣又推廣二條一勢要勸收関節許考官據實出首即與優陞則不惟無所惧而且有所勸可懾營競者之心一貢院牆垣卑矮巡綽及瞭望守門軍役無一非受賂傳遞之人若漫無防檢勢必收受之卷半屬假倩乞勅外簾監試嗣後務精察嚴肅盡絕弊竇一數科以來鄉會試場中用儒士八人以充分卷拘數填名寫榜之役某卷入某房既可暗行其奸而考官聲氣不接者亦皆此輩往來聯絡之近經言官論春部覆未准

臣深知此輩積慣作弊宜永行革遂臨期行文各衙門保送繕寫書手應用此三者科場之事臣管見所及也至于學校弊端九卿議如督臣郭琇所奏嚴定處分矣臣亦推廣四條一學臣職司文教遇點差之時宜經御試擇其議論有本者差遣一教官未選之前宜令督撫會同學臣考驗若歲貢之年老目昏及捐納人員之文理不順者均給銜休致年未壯者令至三十歲以外再行考驗其現任人員亦按此會同澄汰一生員雖有切已之事止許子弟家人代告自贍育者多專以爲護身之具不讀書撫行義保

官告官抗糧包糧與減詞狀武斷鄉曲甚至窩盜藏奸故
賄賣生員之弊不但孤寒爲之不伸而風俗因以澆壞也
今學臣納賄處分已定嚴例而生員惡習亦宜懲禁乞勅
禮部推廣舊時臥碑詳明剴切作爲誡條令學校師生恪
謹遵守一邇來學臣率多苟且從事致士子荒經蔑古雖
四書本經不能記憶成誦僅讀時文百十篇劇藝雷同僥
倖終身殊非國家作養成就之道請前歲
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其時幼稚見聞
一新就中頗明古義此以正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卒不熟

記終非已得宜令學臣于考校之日有能熟誦經書小學講解四書者文理粗成便與錄取如更能成誦三經以至五經者更與補廩以示鼓勵庶幾人崇經學稍助
聖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既令熟習小學以端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專出孝經每重複雷同似當兼命性理綱目以勵宏通之士疏入仍下九卿等與張鵬翮郭琇彭鵬三疏參合定議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爲額論題以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一併命題　七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博霽自江寧將軍移任西安時軍民

哭送直至浦口彼若不善何能如此誠可謂將軍矣

上諭大學士等前張鵬翮赴任時朕即指不以必毀攔黃壩挑濬芒稻河人字河今張鵬翮毀去攔黃壩而清水遂出濬通海口而河勢亦稍減觀此則河工大可望也時海口濬通督臣張鵬翮奏請將攔黃壩改名大通口建海神廟從之　八月

諭大學士九卿等今科鄉試會令宗室考試宗室朕素加恩何患無官嗣後停其考試　又

諭大學士等朕觀翰林官及庶吉士內有極貧者衣服乘

駈皆不能備將此等查出作何施恩有益供職其丁憂告假回籍之翰林院庶吉士有生計艱難無力至京者著該督撫酌量資助令其來京又翰林官員專司文翰更無他事各省學道員缺應與郎中並差任滿之日仍各回衙門或到翰或作何差遣之處爾等會同翰林院議奏 尋議各省學政缺出翰林官內自侍讀侍講以下開列職名仰候 欽點及翰林官內貧者月給銀三兩具奏

上曰翰林官等所學優長朕固知之但其為人尚未深悉難以簡擇此後學道缺出除告假在籍日期不計外較俸

派用翰林貧者給銀之處着依儀　九月

諭大學士等曰給事中穆和倫條奏服用奢侈本章爾等擬票申飭朕意言官專任耳目之職若因言而罪之誰復敢言又曰今惟以大開言路爲要務况設立科道專爲求言所言當則行之不當但將原本發還如此則內外臣僚亦俱知儆戒矣朕聽政四十餘年言官有爲人言而言者有受賄陳奏者有報私仇而顛倒是非者此等條奏朕無不知至于服用奢侈或喪祭時恐有僭用朕屢經傳諭服用有制族長者不時查察今日久漸弛容或有之亦當禁

止此本著不必申飭　御史劉珩疏言直隸永平眞定等府田地應令巡撫李光地視其近河處示民引水耕種

上諭大學士等曰水田之利朕所洞悉已交李光地現令附近居民引水耕種但不可太驟耳今若竟定一例諸處尅期舉行該部復行催查則事必至難行矣惟興作之後百姓知有益自然鼓舞今此處亦不必另開田地惟如寧夏水田開濬溝渠潦則撤田水自渠出旱則放渠水入田災荒無虞矣策妄阿喇布坦處盡是水田所以全無水旱雖或一年穀米變蚊而飛或穀熟時穗內忽然成血此則

彼處之大災也又盛京有一種螞札名曰汚虫更甚于蝗
虫此處蝗虫食苗後尚飛去汚虫必將田禾之穗連根及
葉蠶食無遺方止此朕所親見者　十月
諭大學士等曰臣下賢否朕處深宮何由得知緣朕不時
巡行經歷之地必諮詢百姓以是知之因此朕欲開風聞
言事之例科道官以風聞題參即行察議督撫賢者留之
不賢者去之如此則貪暴斂迹嗣後各省督撫將軍提鎮
以下教官典史千把總以上官吏賢否若有關係民生者
許科道官以風聞入奏倘懷私怨互相固比受囑托者國

法自在着諭滿漢掌印與不掌印科道官員知之

皇太后六秩聖壽

上恭進佛三尊

御製萬壽無疆賦圍屏一架萬壽如意太平花一枝龜鶴遐齡花一對珊瑚進貢一千四百四十分自鳴鐘一架壽山石羣仙拱壽一堂千秋洋鏡一架百花洋鏡一架東珠珊瑚金珀御風石等念珠一九皮裘一九羽緞一九哆囉呢一九嗶嘰緞一九沉香一九白檀一九降香一九雲香一九通天犀漢玉珠珠瑪瑙雕漆官窰等古玩九九宋元

明黃冊卷九九攢香九九大號手帕九九小號手帕九九金九九銀九九緞九九迎𨊨馬六匹并令御膳房具粒米一萬粒作萬國玉粒飯及肴饌果品等物進獻　左都御史李枏疏言

皇上一日萬幾常勤宵旰事關重大必下九卿會議期歸允當而近來會議每于前一日薄暮傳知次日齊集惟主稿者及都察院先有科抄揭帖其餘諸臣未詳端委卒就主稿者議唯唯畫題是雖會而未嘗議也請自後令主稿者先期以所擬稿分送預議諸臣求其盡善如所見未合

改擬另爲臨時互閲同定一議或兩議俱候睿裁或所見出兩議外亦存其議以備稽核如奉旨取閲亦可見其不符當同至屆期患病者竟勿列名其托故不到倩人代畫並請勅部申禁庶立法可垂久遠疏下部議以先期送稿易致遲悞循情爲便餘皆如所議行又疏言各省虧空錢糧不可勝計每因布政使升任巡撫所缺庫項受代者概爲擔承一時需用輾轉挪移分派屬員致州縣漸皆虧空伏思布政使内升寺卿數轉然後至副都御史則布政使外升巡撫乃超擢非循存也請自後停其開列巡撫

先令內升以備召詢果能熟悉利弊才品優長數月後始
簡用巡撫當其甫經內升人不敢信其必為巡撫彼亦不
敢以巡撫自信藩庫未完誰與出結自免徇那之弊至州
縣錢糧近例令知府歲終盤查難保無隣封移取過後仍
虛之弊惟當盤査時核明應留應解各欵除存留外限三
日內悉行起解司庫則完欠無由隱匿臣前佐理戶部見
州縣虧空敗露甚多追完甚少若司庫虧空鮮有發覺者
蓋藩司易借之屬員州縣難取足于家產故欲絕流弊惟
在清其本源而已得　旨下部確議布政使開列本省巡

撫業經停止應再申明定例遇他省巡撫缺必確查錢糧
無欠始行開列交代清結方准離任州縣應解錢糧令于
知府盤查後限三日內起解逾限者即予處㕘　十二月
左副都御史厲杜訥疏言督撫大吏朝廷畀以百餘城吏
治數千里民生責任至重若託詞鎮靜漸成怠忽廢綜理
不過期會簿書難保無忝封疆之寄請勅諸督撫年終彙
奏若何察吏安民興利除弊以備清覽或闗誑不實治以
欺罔之罪庶諸臣時時警勉不致優游草率貽悞地方其
所轄之藩司專掌錢穀臬司專掌刑名州縣之錢糧有無

斷罪定案之爰書有無駁審詳實并列則藩臬之優劣亦無遁情下部議從之　丙廣總督石琳奏瓊州生黎出犯致傷營傷害兵丁由文武各員爰索起釁

上命侍郎凱音布學士邵穆布往勘刑科給事中湯右曾疏言臣閱揭帖有瓊州文武官遣人往黎峒採取花梨沉香滋擾起釁多款總督石琳巡撫肖永藻提督殷化行平時毫無覺察縱其貪毒且黎人拒鬬事起于上年十二月遲至一載始行題報其扶同掩飾希圖欺隱可知請嚴加處分得　旨令石琳肖永藻殷化行回奏各自引罪下部

議降級有差

康熙四十年正月給事中湯右曾疏言臣昔在翰林曾充

三館纂修官而在政治典訓館爲最久伏見

皇上敬天法　祖勤政愛民盛德大業備具此書內外大

小臣工咸有

天語叮嚀提撕警覺以至國家禮樂兵刑典章制度下及

民間日用飲食纖悉周詳請勅刊頒行天下又臣昔嘗分

直內廷幸獲仰窺　御製文集窮千聖之精微蒐百家之

豔製上闡道統下該治法盡善盡美且古未有今儒臣校

對講寫將殘斯並　賜刊發以慰四海想望以垂萬世準則疏下所司知之　二月

諭大學士等督撫奏銷錢糧疏內銀數有一兩不符及四兩不符者該部輒議駁回事甚微細必待往來申奏然後改正不但展延時日且筆墨煩瑣胥多事嗣後如有錯悞在十兩以內者部內即行文改正不必議駁　三月先是吏科給事中馬士芳疏糸湖廣巡撫年遐齡徇庇布政使任風厚老病不入大計至是

上諭大學士等曰任風厚調來引見其年尚未衰老可以

辦事如尔諸臣俱係年老座而辦事必須老成歷練者方
能得當州縣官則不可若道員以上必以年長者爲佳不
惟此也凡一省易一大吏一方百姓不能無累外官惟以
清廉爲要郭琇居官清廉而辦事和平如任風厓東係不
堪郭琇豈肯徇庇任風厚乃赴原任至言官条奏不實若
皆議處未敢復言焉士芳着免其申飭　五月巡視西城
御史張瑗疏言西山碧雲寺後有前明太監魏忠賢墓並
碑一座碑後刻有孝官孝孫等六七十人姓名並不塡寫
年號使其造于故明之日豈有顯遭正法之逆璫敢于僭

樹乃不若造于我朝定鼎之後則不書明代之年號尤屬
狂悖不法乞賜撲毀得 旨魏忠賢碑墓着交與彭城官
員撲毀劉平該部知道 給事中馬士芳疏劾山東巡撫
王國昌于大計重典濫薦歷城令管承寵又徇庇溺職之
長清令崔錫榮不行題參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聽政四十餘年凡條奏之事稍有私
意斷不能欺朕馬士芳特不喜漢軍居督撫之任故將王
國昌參奏朕所知漢軍人數員已盡用外任果如張鵬翮
李光地郭琇者能有幾人朕曾問李光地云山東巡撫王

國爲雖無過人之才但心性和平地方尚受其益果在地
方安靜卽百姓之福矣壽國昌疏辨部議管承寵爲該巡
撫私人並無實據應免議其濫職之崔錫榮該撫不干大
計題參應降一級准抵從之 七月工部議覆御史袁玫
疏言京畿墊道大宛兩縣每年原有工價銀一萬餘兩支
銷至五城所派夫役並無工食乞將五城應墊之道歸于
大宛兩縣經從之
上諭大學士等御史杜之昂魏壽期所奏六本俱極冗長
夫本章俱有定額此六本何乃故爲逾格凡言事期明晰

如將無用之章蹈入何益今杜之昂欲將邵雍後裔援為博士但數言可了若必將邵雍之賢一一舉出即十疏豈能盡之魏壽期所奏漢中府地方民生本極富庶自吳三桂叛後戶口逃散此言尤為悖謬彼處自明朝末年為流賊張獻忠屠戮殆盡自順治十七年至康熙十一年用兵始定歷年無幾則人民豈遽能生聚所奏着發還至魏象樞奏凡州縣初到任後祇許到省一次謁見督撫若不時往來必致送禮及勒取之弊大約治道亦不在此內而大學士九卿外而督撫屬下之人豈俱不相往來若大臣無

欽則屬下以廉豈閒往來謁見之故也　八月

上巡幸塞外登索岳爾濟山　九月厄魯特策妄阿拉布

拉遵　旨解鳴爾丹女鍾齊海至京

上赦不誅令婚配得所　十月湖南按察使員缺大學士

伊桑阿等以九卿保舉江南淮徐道施世綸入奏

上諭曰施世綸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執百姓

與生員訟彼必護庇百姓生員與縉紳訟彼必護庇生員

夫處事惟求得中豈可偏私如施世綸者委以錢穀之事

則相宜耳　十二月廣東官軍剿連州猺人失利命正黃

領漢軍都統嵩祝偕副都統達爾占侍郎傅繼祖往會總
督石琳調廣西湖南兵進勦卽授爲廣東將軍
上諭曰猺人所居之山逼連廣東廣西湖廣三省林木叢
密山勢崇峻恃此險僻頑梗不馴自宋明以來卽在此三
省擾害民生爾等務體朕好生至意不必遽行征勦先宜
曉示招撫爾等到彼卽以猺人山寨形勢三省官兵進征
之路及立營之處繪圖呈覽如猺人歸順止將殺害官兵
之爲首者正法可也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諸臣任科道時多有敢言沽直聲以得陞遷者及爲大僚輒不敢言問以小事皆云不知前後頓不相符因顧起居注官等曰朕言可詳記之　二月嵩祝等師次通州駐軍三江口遂檄三省官兵分布要隘繪圖以進疏言猺人爲數無多棲身之地亦未寬廣所恃者不過山險路狹耳

上諭曰猺人就撫則已否則于其居處要隘立營圍之不必勞兵力而彼自窮迫也嵩祝等疏臣等遵奉

上指示機宜勘視八排山寨卽于要地設立營壘先遣

入招撫連州界內油嶺行祥橫坑三排猺人先行薙髮開報家口荷負雞鵝酒食呈送行營而連山界內之軍寮馬箭火燒坪大掌嶺四大排並雞公背等各小排以次薙髮投誠最後里八峝排猺人將爲首殺害官兵之李貴鄧二等九人擒獻即行正法示衆遣兵察驗人口共八千一百餘安插事竣責成提督料理臣等撤兵回京 旨嘉獎

五月傳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一百四十餘員至保和殿頒賜 御書有差并

諭曰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務朕四十餘年惟

日兢兢未嘗暑刻稍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茲在
茲也政事稍懈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以賜
卿等　六月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發禮部命勒石太學
御書道德仁義四字額賜翰林院德業仁義四字額賜詹
事府都俞吁咈四字額賜都察院　山東巡撫王國昌疏
陳東省便民事宜一倉穀遵例存七糶三于青黃不接時
減價平糶秋收糴穀還倉一德州倉米支放各營兵糧向
係四季徵收春夏農忙時輸將艱難以徐辦應動司庫銀買

米支放其額徵米石俟秋後徵收一額徵班匠銀四千餘兩均入地丁項下徵解一體藩舊基地聽民懇種輸租即于開墾之年陞科給印帖俾爲恒業下部議行　閏六月又疏報萊蕪新泰東平沂州蒙陰沂水六州縣被水請開倉賑部議如所請壽國昌又自捐俸三千三百兩補賑

八月特遣侍衛五格賚

御書耆年舊德匾額及對幅賜致仕少傳大學士王熙并

傳諭曰卿歷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無日不念老臣也近日九卿皆求匾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一時不

在朝中故特書以賜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慰朕不忘舊臣之至意

上諭大學士等曰浙江布政使趙申喬居官甚清所有家人僅十三人並無幕客辦事皆躬親火耗分釐不肯取其陛辭奏云到任不做好官請置重典今觀其居官若此真能踐其言矣卽擢爲浙江巡撫尋申喬抵任後屢疏奏請築錢塘江口隄修葺禹陵及增浙江省鄉試舉人中額從之　先是議遷五開衛署于平屯俾黎平府專城而治湖南布政使施世綸牒稱五開衛界黔粵控蠻要實爲辰沅

請之藩籬明宣德年間黔省黎平府數有苗患爰就衛城
建府署閫朝因之自康熙二十七年府衛官弁不和始有
遷衛之議平屯僻處一隅不惟建造無資且孤立堪虞若
官兵兩遷一旦棄田園壞廬舍必致流離失所若僅遷衛
署貢賦出納遞轄最難剗自明迄今府衛同城軍兵相安
無事請仍舊便議久不決至是總督喻成龍巡撫趙申喬
會疏特旨俞允　九月禮部議監生莊令輿俞長策試卷
作五經文字與例不合
上曰所作五經文字若俱浮泛不切自不當取中若能切

題旨文理明順一日書寫二萬餘字實爲難得莊令輿俞
長策著俱授爲舉人嗣後不必禁止作何定例著議奏
兵部議覆湖廣鎮筸生員李豐等叩閽稱鎮筸紅苗肆行
擄掠殺人地方官不究不報謹進輿圖一紙並被擄之地
開列進呈給事中宋駿業疏劾湖廣總督郭琇巡撫金璽
提督林本植總兵雷如等日苗猺性本獷悍使之畏懷庶
不致擾害良民此封疆大臣專責近聞鎮筸士民叩閽一
疏言紅苗搶奪恣肆蓋由督撫提鎮平時不能嚴飭屬員
加意撫輯及事發又不即奏請勦撫種種玩愒已盡在

聖明洞鑒中即特遣大臣到彼相度機宜彼處官吏各懷
瞻徇上司之意必多方容隱真情豈能盡得況郭琇向發
虛聲近益貪廢加以林本植之昏耄金璽雷如之庸懦怯
快養癰視民爲兒戲置封疆于度外以致釀成刁悍祈立
賜罷斥另選賢能代任庶不致回護而勦撫得協機宜
上命侍郎傅繼祖甘國樞浙江巡撫趙申喬等馳驛往湖
廣詳察具奏尋覆奏紅苗搶掠狀俱實郭琇金璽林本植
雷如並坐譴罷黜　湯右曾奏請鑄重錢作銀一兩鑄
輕錢作銀七錢並聽行使積久大錢流通小錢自不行矣

部議從之　癸卯
上巡視河南啟行　十月乙酉京師地微震　九卿議嗣
後鄉會試作五經文字者應額外取中三名草稿不全免
其貼出二場於論表外添詔誥各一道
上回鑾賜山東巡撫王國昌御書法理寬平清慎勤二額
及表裏當交正動靜自弗違聯　庚寅駐蹕德州城內
上諭曰朕因閱河南巡今以皇太子允礽患病應即回鑾
明歲再閱視河工　十一月免安徽省及陝西西河一帶
四十二年地丁錢糧　十二月諸王大臣士民等以

皇上五旬萬壽請上尊號不允　是歲人丁戶口二千四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田地山塲畦地五百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九十三頃六十三畝有奇征銀二千七百三十九萬六百六十九兩有奇米豆麥六百九十六萬八千六百七十三石有奇草二百八萬一千六百八十八束茶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六引行鹽四百三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五引征課銀二百六十九萬七百一十八兩有奇鑄錢二萬三千八百六萬五千九百有奇

東華錄卷之十八終